

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六

說

天說

黄曰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之意惟沈顔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益有激而云柳子因而為之說謂天地元氣陰陽不能賞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為柳子設也韓曰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

三篇以極其辯然公繼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吾天説注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説乎吾為子言天之説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童曰按許慎説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又一説云有𣪊曰果無𣪊曰蓏○蓏魯果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童曰説文癰腫也瘍頭瘡贅謂贅肉瘻頸腫一曰久創痔後病也○癰音邕瘍音陽疣音尤贅朱芮切瘻音漏痔丈里切蟲生之木朽

而蝎中（張曰蝎音曷木中蟲非螢蟲音歇者）草腐而螢飛（腐爛也音輔）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倪結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張曰墾耕治也音懇）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窾空也音款）而又穴為偃溲（童曰偃溷也溺謂之溲音蒐○偃一作匽）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劉曰燔爇也音煩燧音遂）革金以鎔陶甄琢

磨甄居延切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悴情醉切倖倖衝衝倖音幸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人下一有之字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

而黄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為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顔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葢

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窽堅液礦硎鋩義制强訐禮分長幼右賢尚

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

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挐挐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

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

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於華𢡟飽於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

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遠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爾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

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

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漢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米狄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

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麤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内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歴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

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顔目耳鼻齒毛頣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彚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

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而引天敺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鵑說

黄曰唐之中世酷吏羅織姦臣擅權朋黨相軋者四十年藩鎮跋扈者二百載腥風逆氣瀰漫宇內仁人君子為之慟哭故巴蜀不臣子美所以賦杜鵑之詩眷屬虛名白樂天所以有江魚

塞雁之嘆猶武相乳韓吏部喜而序其事以見斯人無慈幼之恩鶻能縱鳥柳子從之而爲之說以見斯人多害物之忍是數子皆有激而云韓曰退之誌公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於窮裔觀公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其篇末意昭然

○鶻胡骨切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熱氣乙六切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重曰浮圖之跂塔之最高處○跂丘

弭（去智二切）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張曰翮羽莖也下革反）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㲉卵（韓曰鳥子生而須哺曰㲉自食曰雛）○㲉（古候切）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攫字下一有搏字）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

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説曰以煦煦而嘿煦蒸也吁遇况羽句于三切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于晝而神於夜張曰梟不孝鳥鵂博雅云怪鴟也莊子鴟鵂夜撮蚤察毫末而不見丘山○梟堅堯切鵂音休鼠不穴寢廟孫曰左氏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循牆而走孫曰左氏僖七年正考父鼎銘曰三命而俯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趯跳也音逖其動砉然韓曰砉皮骨相離聲孫曰莊子砉然嚮然○砉呼獲切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説爲未

得也孰若鷴者吾頋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韓曰公時為監察御史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補注曰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朝音潮下同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

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孫曰詩雨無正之文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韓曰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赦之注豎内豎襄名也聞之夕謂夕至於朝也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楚子次于乾谿祈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注子革鄭丹夕莫見也齊之亂子我夕孫曰史記齊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注

閼止子我也夕省事也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韓曰國語趙文子為室斵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礱盧紅切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韓曰國語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注襄子智伯瑤也士茁智伯家臣茁反滑切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韓曰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益即今之給事中云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孫曰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可知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一無其類字又加祀焉益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

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韓曰公謫永州時作謂當時賦斂毒民其烈如是黃曰苛政猛於虎孔子過泰山之言也泰山屬於魯是時魯之政可謂苛矣毒賦甚于蛇柳子在零陵之言也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凡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孫曰白章謂白文也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孫曰腊謂乾也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童曰踠曲脚也足疾也瘻頸腫也一曰久創癘疫癘也○攣閭緣切踠音宛又

於遠切瘻音漏癘音厲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若汝也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孫曰汪然涕貌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

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殫盡也音單）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僵也音匐）觸風雨犯寒暑呼嘘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但夜切）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囂虛嬌切一音敖）隳突乎南北（突他没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楷切）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恂音荀）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卧弛施氏反謹食之食音飤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韓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

馬

䄍說

黃曰子貢觀蜡歎一國之人皆狂孔子以文武弛張之道辭而闢之言若可已而不可已也子厚蜡說謂名存實隱欲舉而去之是豈知孔子意乎且其說曰水旱蟲蝗癘疫可以黜神暴眊沓貪罷弱可以責人要其言欲歸重於人之罰輕神之責是矣然又有致雨反風去蝗與虎者為出於偶然堯湯水旱非人之罪處人事於不可信又執不委於天而盡廢人事耶䄍音乍或從出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䄍孫曰䄍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禮

記曰禬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進有司以問禬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孫曰唐制禬祭凡一百八十七坐方當年穀不登則闕其祀余嘗學禮益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禬乃通韓曰禮記八禬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于蜡焉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誕音但慢莫官切又莫半切惝

齒兩切怳許兩切惝怳驚貌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無心也字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子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無上十字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之為耶故其罰

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數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張曰金縢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劉昆為弘農守崤黽多虎災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宋均為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陷穽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水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郎到切八年七旱者補注曰二句莊子秋水之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昭明乎教之道雖

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謾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黄曰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於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音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而每求異亦失之鑿柳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一說蓋出於諸儒言意之外非聖心之決然者是知韓柳二家皆不免穿鑿之獘○桴芳無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孫曰桴編竹木以渡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

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極一作拯）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

有其材以為其桴一作以為桴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説追一作追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揵焉而已矣揵一作捷

説車贈楊誨之

韓曰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臨賀在嶺南屬賀州公時在永誨之道永之賀

公作是説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未必不為獘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公反覆論辯有二書見於集之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孫曰攻牢也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孫曰箱所以載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補注塗謂行於世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

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杅山而侔董曰考工記凡爲輪行澤欲杅行山欲侔注杅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杅直呂切上而輕下而軒且曳韓曰詩戎車既安如軒如輕孫曰輕俯也軒仰也且曳字本易曳其輪○輕音致祥而曠左韓曰禮記祥車曠左注葬之乘車也革而長轂以戰孫曰革謂革車左氏曰長轂九百注長轂戎車也○轂音穀巢焉而以望韓曰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師○巢本作轈省作巢安以愛老韓曰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孫曰漢武帝以安車迎枚乘輜以蔽內張曰輜說文云軿車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輜音菑垂綏而以畋劉曰禮記武車綏旌

○綏宣佳切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韓曰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王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旒音流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韓曰箱大車之箱也詩疏車內容物之處為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音逐捐而固者蚤韓曰捐戟持也蚤當為爪考工記注謂輻入牙中者也○捐音局掬玉切蚤音爪長而撓進不罷乎馬退不罷乎人者輈韓曰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轅音袁卻暑與雨者蓋張曰考工記輪人為蓋注蓋主為雨設也敬而可伏者軾韓曰軾車前橫版隆起者也音式服而制者馬

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孿乎内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輮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

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孫曰魯定公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黃曰唐世士風澆甚矣其相戒約曰君欲求權須方須圓元次山嫉之欲毀小兒轉圜之器以謂學方為皂隸不圓為公卿柳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篇曰誨之方其中惟圓其外者未至愚謂楊生誠能方其中則其外當濟以圓不害乎時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然則柳子之學或見笑于次山之家

謫龍說

韓曰當在貶謫後作蓋有激而然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煜然舊注煜目動也光也音葉被緅裘白紋之裏韓曰緅帛青赤色將侯切又側鳩切首步搖之冠孫曰步搖冠名言行步則搖自漢時有之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童曰楚詞玉色頩以怡顏又博雅云艴頩色也○頩普名切又普冷切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

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童曰若汝也儷偶也口儷郎計切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嘘成雲氣五色翛翛也翛翛音消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韓曰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勃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斅舒為林木嵑嶫為宫室童曰嵑嶫山高貌上苦曷丘葛二切下魚列牙葛二切嵑或作嶱誰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竅一作竅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刻芒葩披巴切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黄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一無之字又何獨疑兹膚之奇詭古委切與

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禍賊僻邪童曰瞀目不明也瞀音務又莫候切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沖淳一無恒字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

膚之間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如此哉

羆說

童曰公之為羆說蓋有所指而言○羆音疲

鹿畏貙韓曰貙獸名說文貙𧳜也似狸能捕獸祭天○貙敕俱切貙畏虎虎畏羆孫曰說文羆如熊黃白色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韓曰罌瓦缶也音鶯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

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開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韋曰說文捽持頭髮也昨沒切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韓曰晉王嘉拾遺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韓曰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犧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而左驂騎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逆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者莫此為詳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下一作來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孫曰螳蜋螺蝸毋方言曰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間謂之螳蜋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童曰帝王世紀伏羲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媧公蛙切孔子如倛頭孫曰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倛頭者蒙倛之頭韓曰倛方相也音欺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

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齕齧也下没切）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音蛾一本作蟻）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蝗蜋然也

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間（一作閒）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黄曰韓子曰古之聖人有若牛蛇鳥喙蒙倛者貌似而心不同不可謂之非人此所以獸鶴言之為怪柳子曰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蒙倛之間終不能有得此所以欲焚八駿之圖文公之於聖人信其有形貌之似而重求其心子厚之於聖人槩之以人而不信其為禽獸蟲魚之怪二子之意益大同而小異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六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七

傳

宋清傳

韓曰公此文在謫永州後作葢謂當時之交遊者不為之汲引附炎棄寒有愧於清之為者因託是以諷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孫曰居謂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

易讎（童曰讎責也音售易以豉切）咸譽清疾病疕瘍者（疕卑履切○一本作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

以賖死者千百（賖一作賤）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弗）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賤切）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遏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

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孫曰姓郭號橐駝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黃曰事有可觸類而長者闗解牛得養生問鑄金得鑄人為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橐駝傳宜其有為而作也○橐

音託駞徒何切

郭槖駞不知始何名病瘻韓曰釋文瘻傴疾也○瘻朧主切隆然伏行有類槖駞者故鄉人號之駞駞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駞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駞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豪下一有家字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駞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槖駞非能使木壽且孳也韓曰乳化曰孳孳音字人津之切○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

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一作亦）其蒔也若子（童曰蒔種也音侍）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

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

也吾又何能為哉（哉一作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

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

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

官命促爾耕勗爾植（張曰勗勉也呼玉切）督爾穫蚤繅而緒（韓曰繅謂繹繭為絲繅蘇曹切）○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

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

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嘻一作喜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一有也字

童區寄傳

韓曰其文曰杜部從事為余言之當在柳州作補注東坡有劉醜厮詩云曰此可名區寄追配郴之荛恨我非柳子擊節為爾謠謌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已上孫曰說文男八月齒生八歲而齔女七月齒生七歲而亂亂毀齒也父兄鬻賣鬻音育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孫曰鉗者以鐵束之梏手械○鉗其

康切梏姑沃切至有鬚鬣者孫曰鬣長鬚也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幺弱者幺小也漢官因以為己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孫曰周士貞元十七年第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童曰蕘採薪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所賣之潘注南越中謂野市曰墟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

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墟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

聞於官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顔証奇之童曰証杲鄉之孫元和初為桂管刺史觀察使○証音征又之刃切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韓曰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為荊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韓曰公蓋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者設也黃曰王承福圬者而得傳於韓

揚潛梓人而得傳於柳又曰梓人傳意大抵出於孟子孟子言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是何異於梓人所謂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否者乎孟子言教玉人雕琢之為非是何異於梓人所謂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不奪於主人之牽制者乎

裴封叔之第孫曰名墐公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隟宇而處焉童曰說文隟阸塞也當作隙窩轄作隟去逆切詳注第九卷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孫曰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也家不居礱斲之器礱音聾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

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鈌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

曲盡其致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孫曰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孫曰賈誼傳天下圜視而起注云驚愕也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隷為鄉師里胥孫曰徒隷給徭役者鄉師一鄉之長

里胥一里之長胥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者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童曰尚書之文有方伯連率張曰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曰十國以為連連有帥率與帥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孫曰漢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得

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童曰衒行且賣也音縣）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

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
齗曰听听然笑也魚隱切
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

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圮壞也部鄙切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童曰

周禮考工記之文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韓曰赤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養可知黃曰司馬長卿名相如以名慕藺相如者也不效其全璧之高風而佞訣之辭有藺氏所不為牛僧孺字思黯以字慕汲黯者也不效其好諫之高節而市人之行有汲直所不盡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苑使高力士脫鞾眼空四海而李赤惑於妖鬼以世為溷以溷為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人二字其友與俱游者有姻

焉問累曰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娸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孫曰經縊也脰項也音豆）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童曰臥不闔口曰輾音展又左展女箭二切）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

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孫曰史記趙簡子夢游鈞天廣樂）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

赤入厠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

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補注東坡有李赤詩并題跋見本集

蝜蝂傳

黄曰多藏必厚亡財多必害已古人所歎乎厚知此其憎王孫則為其竊食自實也其招海賈則為其以利易生也腰千金以甘溺所以哀零陵之氓貪重負以至死所以閔蝜蝂之蟲戒之深矣然規摧逐私卒陷黨籍將言之不能行歟抑其及禍而後悔歟又曰纍馳善負愈重而後

起然工于為人故復養而無害蝜蝂遇物愈貪而不已然無所用故受禍而莫救韓曰公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滋甚者

○蝜音負又扶缶切蝂音板

蝜蝂者孫曰蝜蝂爾雅作負版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卬音昂亦作仰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因一作固卒躓仆不能起躓知利切仆音赴又音匐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

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覿前之死亡（一本有曾也）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哀一作悲）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孫曰曹文洽者義成軍牙將也貞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遣小吏程務挺趣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挺於長樂驛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于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又是歲五月庚戌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壬子軍亂殺判官鄭通誠建封子愔知軍事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韓曰二公傳諸

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曾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有耶武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鄂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金際谷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八

騷

乞巧文

集註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曰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為此文假是以見其拙於謀已耳晁无咎取之於變騷而系以辭曰周鼎鑄倕而使銜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槔用力少而見巧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

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能巧原誠傷世澆偽故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斧鷙要歸諸厚然宗元媿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饘餌馨香舊註饘厚粥也諸延切餌仍吏切蔬果交羅插竹垂綏而追切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孫曰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婦也韓曰吳均齊諧記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童曰組補縫也紝機縷也上總古切下女鴆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

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絍（張曰弁冠也絍衣衿也）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傴委羽切僂隴主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孫曰轇轕猶交加也書在璿璣玉衡璣正天文器璇美玉○轇轕音交各）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闕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欵天津（孫曰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津梁）儷於神天（童曰儷伉儷也）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孫曰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

(河鼓居其中)靈氣翕歘(呼勿切)兹辰之良幸而弭節(孫曰弭徐行也)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寛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於㲉黿鼉螺蜯(上蠃下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惟辱彷徉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喜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童曰巇山中險貌音羲)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

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女六切下同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陛岸二音上又遻木切臣到百步咳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塗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鬭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

跕點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喑音陰）擘眥流血（眥音劑）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黄對白啽哢飛走（舊注啽哢鳥聲也音弇弄）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補注文選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跪呈豪傑投棄不

有眉矉頻慼重曰矉目恨張也矉音賓頻音遏喙噅胸歐喙呼惠切噅吐卧切歐音嘔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吶與訥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孫曰楚詞卜居云將突梯滑稽以絜楹乎突梯隨俗貌莊子臠卷傖囊而亂天下卷臠不申舒貌音拳臠又拳勉力轉二切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重曰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口屬字音注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

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衣朱裳韓曰褎衣袂也音袖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惟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敢一作安致命而昇汝惟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黄曰聖賢之學急於内而緩於外所造有淺深所見有昏明所

養有寬狹所聞有多寡是巧拙之所由分若夫言之聽不聽仕之遇不遇身名榮辱爵位高下則非巧拙之所系也故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如愚者聖人所與无智名者史氏所稱世俗所謂拙者安知其非真巧歟子厚既廢不重責己其論巧拙之大意特在於言語用舍仕宦進退之間又何足以知真巧拙所在耶

罵尸蟲文 并序

韓曰公此文蓋有所寓耳貞元中公以黨累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詔補袁州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公者衆矣假此以嫉其惡也當是謫永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 韓曰酉陽雜俎云人

有三尸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下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凡庚申日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以是人多讁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一無特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一無者字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罕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作自刑其形陰幽跪仄而寓乎人跪一作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童曰成十年左氏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說文肓心上鬲下也音荒不擇織畀潛窺默聽兮竄一作覵此居切又如字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畀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訣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闘為安佚諧下謾上童曰謾欺也莫官切恒

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張曰睨斜視也五計切走讒於帝遽入自屈幂然無聲幂音覓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脩蛸恙心韓曰蛸腹中長蟲也音回○他本蛸作蛕短蟯穴胃韓曰蟯亦腹中蟲也如消去消二切外搜疥癘張曰疥瘙癢也癘疫氣也下索瘻痔唐曰瘻瘡也痔後病瘻力鬭切痔治里切侵人肌膚為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童曰楚詞宋玉招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

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韓曰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將勅雷霆擊汝酆都酆音豊糜爛縱橫侯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韓曰觀其文益指當時以謟曲獲用者又謂上之人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旨微矣
皆䀹譎後作與前篇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韓曰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註后后土皇皇天也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亘為棟楹上音棟下音盈齊為闈閾上若本切

下音域外隅平端中室謹飭飭一作飾度焉以几孫曰周禮室中度以几几三尺也○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其一作有度待洛切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韓曰揉屈伸木也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上音畸下音衺用絶繩墨勾身陋狹危足

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垤韓曰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垤蟺冢也○上口交切下徒結切反時燠寒鬱悶結澀悶一作閉癃蹇艱難癃音隆蹇一作蹇不可以遂遂齡其端離奇詰屈韓曰鄒陽上書云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縮恧巑岏童曰巑玩銳上也高也上音攢下五官切含蝎孕蠹韓曰蝎木中蠹蟲也胡葛切蠹音妒外邪中乾音干或因先容以售其蟠解見上售賣也音壽下同蟠音盤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韓曰相傷謂之沴沴閭計切禍氣侵骨淫

神化脈體仄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音僻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慾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蹐跂任曰戚施不能仰者蹐曲也跂有跂腫國其人行脚根不着地○上舉綺切下丘弭切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韓曰選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孫曰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猶恥之況與惡人同處尸子云孔子至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朝歌迴車孫曰漢鄒陽書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韓曰晉灼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簡牘載焉載一作稱昭王

市骨樂毅歸燕韓曰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三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哉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

謟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張曰易君子終日乾乾○乾音虔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黄曰好惡根於心而託物以自見廉者不飲貪泉正者不食邪蒿反本者必悲黑白之絲執方者不蓄圓轉之器宜也子厚急於祿仕曲腰盤折同於傴僂者多矣而反斬絕曲几几而有神得無濫訣之究乎

宥蝮蛇文 并序

補注晁无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 蝮音覆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補注蝮毒蛇名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闖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音誓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舊注慊恨也苦簟切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

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攣力緣切腕烏貫切腫時勇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内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鬭死以埶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孫曰漢書燋蘇後爨蘇草也）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埶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窟汝居易汝庭（孫曰易調芟治草木）不凌奥不步闑是惡能得而害汝且

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夫一作才)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蜂音峯蠆丑邁切)其頭慼惡(頸一作頭)其腹次且(上七私切下七余切)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子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

欲為鼃為螾韓曰鼃蝦蟇螾螲螾螲螾仄行即寒蚓也。鼃音蛙螾女忍切焉可得已

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摇風動

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摇尾舊注呥噍貌音冉不逞其凶若

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舊注薙除也音替又文几

切葺吾楹窖吾垣窖一作窒嚴吾扃俾奧草不植而穴隟不

萌隟乞逆切字當作隙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

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旣稟乎此能無危物

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

戮是扶（音迭）宥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賴）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韓曰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王孫蓋猴類而小者也補注陳長方云余嘗疑宥蝮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述之閭丘鑄曰柳子晚年學佛書先述

其義乃作偶曰柳子熟之下筆逆爾余為一笑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難乃旦切）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虛嬌切）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尼交切）唶唶彊彊（孫曰唶唶大聲也彊彊相隨貌詩鶉之彊彊○唶音責又子夜切）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倪結切）行無

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齕下没切齩五狡切竊取人食皆實其嗛舊注以頰貯食盎謂猿藏食也○嗛苦簟切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蔫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齚猨韓曰齚齧也仕革切一作齕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童曰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

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嚚兮跳徒雕切踉呂唐切衝目宣齗舊注齗齒根肉魚斤切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譁音華駭下楷切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韓曰莊子三飡而返腹猶果然果如字又苦火切飽貌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旻號音豪旻音珉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

惟德是儆康來同兮聖囚韓曰飛康惡來紂臣也聖囚謂文王囚于羑里禹稷合兮凶誅張曰謂舜用禹稷去四凶羣小遂兮君子違小字下一本有人字大人聚兮孽无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既兆其盈虛否備鄙切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黄曰子厚憎王孫文以猿喻君子王孫喻小人有意乎用君子而去小人也當時君子孰賢於韓退之白居易小人孰甚于王伾王叔文子厚不與韓白為徒直節不屈乃附叔文以求進卒與八司馬同貶向謂猿衆則逐王孫今固不與猿而從王孫以自取禍者耶

逐畢方文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煩晨不爨取亂切夜不燭夜一作瞑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蓋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孫曰已上皆山海經之文妖言曰譌譌與訛同五戈切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舊注磔裂也陟格切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藪草萊各有攸
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
戾兮日十爇而窮災爇如劣切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
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
夫狂走兮張曰袒謂肉袒條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孫曰哀三年左氏傳濡帷
幕鬱攸從之注火氣也暴音剝混合恢台韓曰楚詞九辯云收恢炱之孟夏兮炱音台民氣不
舒兮僵踣顛頹僵音薑踣匹候蒲北二切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
黨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之天兮墜一作隨若生之鬼令行

不訛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畢方是祟[韓曰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祟]

[音遝]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童曰書亶聰明作元后亶信也]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令不懲兮衆怨咸至[怨音訴]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韓曰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方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回祿屏氣[孫曰左氏禳火於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太陰施威兮玄冥行事[張曰楚詞考玄冥於空桑注玄冥太陰之神]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巫去兮[黠下八切]愚乃止此高飛兮翱

翔遠伏兮無傷翺翔音敖祥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痞且悸韓曰公又嘗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又與楊憑書云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而按膽不能自止○痞部鄙切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滓澱也壯士切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鬻音育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慭

愾然憂（愾口槩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歐開滯結兮（歐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訢音忻）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于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孫曰史記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盃）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沽買也）欣然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憒馮塞（憒胡

（對反 馮音憑）余駭其狀兮往尤於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孫曰史記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舊注蹲鴟芋魁也○上音存下處之切）處身猥犬兮善植圩畀（孫曰圩畀謂下濕之地）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欹丘宜切亦作欹）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蝝蚳（韓曰蝝蝗子也蚳蟻卵也○上惟船切下丈飢切）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忮害兮（童曰忮狠也音寘）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益

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顧寤來者

愬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 補注零陵永州郡名說文螭若龍而黃一說無角曰螭○螭丑支切 法曹史唐登浴其涯 音沂 螭牽以入一夕 一作昔 浮水上

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 韓曰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 壽善天殤終

何為兮堆山釃江 釃山宜切又所綺切 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

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湘流（舊注泚泚水流貌二字並音佌）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兹熱卒無歸兮親戚吽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覲湘纍兮（孫曰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注諸不以犯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纍力追切）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湄音眉）涎泳重淵（涎徐連切字當作次重平聲淵一作淵）物莫威兮蟉形決目（蟉力幽巨糾二切）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

流逶迤兮逶於危切迤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祇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恩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

韓曰文益指事寓意與招海賈之說同

永之氓咸善游永一作零陵二字童曰游泅也說文行水也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作皆浮游其一氓

盡力而不能尋常孫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滉瀁而無舟滉戸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膂兮浮頤

一作搖頭不忍釋利而離尤韓曰離騷經進不入以離尤兮注離尤遭禍也○忍一作欲呼號者之莫救兮號音豪愈搖首以沈流髮披鬟以舞瀾兮張曰楚詞大招豕首縱目被髮鬤只注鬤髮亂也如湯切魂倀倀而焉遊倀丑良切又音根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啚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鈎童曰罻羅也罻音尉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

道天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孫曰史記紂兵敗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自赴火而死專利滅榮孫曰國語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孫曰尸亦死也牛至死腹猶未滿民既貿貿而無知兮貿音茂一無民字故與彼咸謚為詆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韓曰此文晁无咎取以續楚詞系之曰昔屈原不過於楚徬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

以從已志而不可猶怛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益取諸此也宗元以爲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云○賈音古

㳙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汩兮盪音蕩奚本汩作汩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隨㗲突上選規切下陁沒切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子忽切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上烏孔切下蒲末切君不返兮逝怳惚一無逝字怳與恍同舟航軒昂兮下上飄

鼓騰趠嶢嶕兮童曰嶢嶕危高也○趠敕角切嶢音堯或書作嶤嶕魚列切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張曰崒峯嶢峊也才律昨莫二切泓烏宏切坳於交切視天若畝孫曰說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莫候切與晦畝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孫曰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人面此作九首恐誤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棧鰺鱗文肌韓曰木玄虛海賦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童曰齴齒不正鰺齒露也○齴士眼切鰺魚蹇切三角駢列耳離披韓曰山海經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文○鮫音陵反齗叉牙踔嶔崖童曰齗齒根肉踔踶也嶔崟山高險也齗魚斤

切踔犳教又尺約 犳角切嶔音欽 蛇首豨鬣虎豹皮 韓曰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鯉也形如蚍而四足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虎鯌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豨豕也音希 羣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弱水蓄縮 韓曰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潺湲兮楚詞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注東海其水泙溺沈沒萬物也弱一作溺 其下不極投之必沈負羽無力 孫曰山海經云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環之不能載鴻毛 鯨鯢疑畏 童曰鯨鯢大魚也 淫淫嶷嶷 魚力魚其二切 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 涵音含 高下迾置滔危顛 童曰迾遮也○迾呂結切 崩濤搜䟡剡戈鋋 張曰鋋小矛時連切 君不返兮

君沉顛其外大泊泙㵎淪張曰泙水名谷也㵎淪水深廣貌○泙音平㵎於倫切終古迴簿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跌徒結切沸入湯谷孫曰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韓曰離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舳艫霏解梢若木韓曰楚詞注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孫曰淮南子云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舳音軸艫音盧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童曰海神名曰海若巨鼇頷首丘山頹韓曰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峙先聖訴于帝使巨鼇十

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孫曰天問云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音敖頷戶敢反猖狂震虩翻九垓孫曰易震雷虩虩虩許逆反垓音該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恟音凶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孫曰周禮險野以人為主易野以車為主易平也韓曰上黨潞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賈而無虞也蹈蹂原土堅無虞舊注蹂踐也忍久如又二切蹈徒到切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童曰孟子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韓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

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陶為朱公治産積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南面孤韓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為相封文信侯弘羊心計登謀謨韓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爵左庶長煑鹽大冶九卿居孫曰東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武帝時二人皆為大司農丞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洛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鬼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八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九

雜著

弔萇弘文

補註晁无咎取此文於變騷而為之説曰弔萇叔文者宗元之所作也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涖政恱萇弘而與之合諸侯於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哀弘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羸力追切)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强逆制兮鬱命轉幽(轉一作輔)疹蠱膠密兮(疹耻忍切又音紾作疢蠱音古毒也)肝膽為仇(一作尤)姦權蒙貸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高圻陊兮(張曰說文云陊山崩一曰山推大爾切)舉首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壓乙甲切溺奴狄切)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匹妙切狡古巧切)怛就制乎强國(孫曰謂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以為討周人殺萇弘)松柏之斬

刈兮蓊茸欣植蓊烏孔切茸如容而隴二切盜驪折足兮孫曰周穆王八駿其一曰盜驪驪音離罷駑抗臆罷音皮鷙鳥之高翔兮鷙音至獒狐惴而不食惴之瑞切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慠兮茲固蹈陷而建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咸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韓曰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謾平聲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

兮黮寥廓而殄絕〔黮徒敢切〕蝎馮雲以羾翅兮〔童曰羾說文云飛聲音貢一音紅〕終寘寘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沍音互涸音鶴又胡故切〕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佯貞臣與為友〔臣下一有以字〕比干之以仁義兮〔韓曰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一本作比干之仁義兮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類兮一無義字〕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童曰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

孰克孰其遺塵苟端誠之内虧兮雖耆老其誰珍

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

嗚呼哀哉敬余忠甫一作敬弔忠甫一作敬弔子忠甫

弔屈原文

晁元咎序此文於變騷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為文而顛反其辭自㟭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寃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沈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愍

实

後先生益干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孫曰永貞元年九月公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湘水名出零陵縣陽海山北入北求先生之汨羅兮童曰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名在長沙羅縣音覓擘蘅若以薦芳韓曰離騷雜杜蘅與芳芷孫曰擘持也蘅杜蘅若杜若並香草也。擘普麥切蘅音行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一作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擁攘兮孫曰賈誼傳云國制搶攘。搶千羊切攘如羊切遭世孔疚孫曰孔甚也疚病也詩我心孔疚。疚音究華

蟲薦壤兮進御羔裘韓曰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注華象草也華蟲雉也宗廟彝樽以華蟲等為飾壤土壤也羊小者曰羔裘衣狄左氏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意蓋以言貴者不獲用而賤者反得以進御云耳○羔音高裘與袖同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韓曰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咮喙也蓋亦以喻賢者不獲伸其喙而小人反以肆其說耳○咿嚘音伊憂咮與蜀同陟救切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孫曰哇咬淫聲也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謂淫聲乃環而觀之聞黃鐘大呂之聲則蒙耳而不聽也大呂六呂之一蒙蔽也○哇烏瓜切咬於交切堇喙以為羞兮韓曰堇烏頭喙烏喙皆藥之有毒者羞膳羞也○堇音覲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藉慈夜切

榮若繡黼棣折火烈兮韓曰棣室椽周謂之棣齊魯謂之桷○棣音衰娛娛笑舞娛娛一作娭娭譊巧之曉曉兮舊注說文曉曉懼也詩曰予惟音曉曉○曉欣幺切與憢同惑以爲咸池孫曰咸池黃帝樂名便媚鞠恧兮恧女六切美逾西施韓曰離騷有西施之美容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舊注瑱者以玉充耳○瑱他甸切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張曰俞緩謂俞跗秦緩也二人古之良醫何先生之凛凛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魯兮去下一有含字曰吾行之遲遲韓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董曰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悃苦本切愊迫逼切滔大故而不貳沈璜瘞珮兮瘞於計切軌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童曰荃蕙皆香草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美香荃音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張曰眶目眶音匡呵

晨辰而驅詭怪兮韓曰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呵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稽疑而渫憤悶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一無夫字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兮張曰姱好也又奢貌曭曰無睛直視也又不明○姱音夸曭音黨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羋為屈之幾何兮韓曰國語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楚姓屈楚同姓○羋音弭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

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媮音偷懷先生之可忘黄曰賈生得罪於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曰休不用於唐沈文沉湘以悼賈賈之見譏有似賈生之才而投閑長沙也其擬人圖以倫矣子厚眠比匪人視三閭大夫相去幾驛乃徒追慕其文天對之辭做騷十九愍怨深矣又不加省而投文弔之亦足以發中流千古笑之

弔樂毅文

晁无咎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

間之數畏誅遂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予云是以附諸變騷○一本作予樂生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孫曰志謂石刻樂先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予焉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孫曰騫壞也車亡其軸兮孫曰大厦與軸皆以喻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補注此即上所謂畏誅降趙之意狂顧徬徨燕復為齊

兮鮮曰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毅以驚動燕齊田單與燕軍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齊地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孫曰樂毅奔趙燕惠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毅報書云云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跪陳辭以隕涕兮補注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跽長跪也巨几切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

之不臧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黄曰觀人之言必求其意柳子贊伊尹謂其去湯就桀意桀改過而救民之速學者皆信其説蘇氏曰不然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不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説其從二王之罪也蘇氏可謂能以意逆志矣韓曰公以附王叔文見逐嘗與許京兆書云早歳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陰自解説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順便可以速得志耳以叔

文為桀而以徳宗為湯是果公之意云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也又往

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辯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孫曰易憧憧往來憧赤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

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

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禹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童曰書惟聖妄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日勝殘張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忘以為誨

梁丘據贊

韓曰以孟子之賢而臧倉猶得以沮君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公之寵遷遠方左右近臣無一人為之地者其曰激贊梁丘誠有以哉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孫曰梁丘據字子猶齊之嬖大夫同君不爭古號媚士韓曰昭二十年左氏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君悲亦悲君喜亦喜孫曰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據從而泣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子所仇

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

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

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音腴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圮部鄙切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痒

霹靂琴贊引霹音僻靂音歷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補注曰零陵屬永州震餘枯桐之為也孫曰雷之甚者為震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童曰竅空也音㰦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張曰硿石

聲若東戶宋二切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趍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孫曰不可載言美之至也載一作再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韓曰禮記朱弦而疏越注云越琴底孔也如字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竒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趍寶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灾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孫曰睦州謂李睦州也以李錡之叛得罪貶循州元和三年正月以赦量移永州甓石六觚韓曰漢書破觚為圜斵琱為樸觚謂方也。觚音孤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補注馬孺人睦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於永因葬馬公有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見外集儒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没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

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為實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隣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并序

汪曰公嘗欲焚八駿之圖而獨於此贊龍馬之圖豈可信而不誣者耶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孫曰靈昌滑州郡名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韓曰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好

事者涿人盧遵（孫曰遵涿人公之內弟）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尾切）拳毛環目肉鬣（音獵）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孫曰開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鳴和鑾者數十事（鑾音鸞）遇禍亂帝西幸（孫曰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倮力果切）疏紫鱗兮巍然特

出瑞聖人兮韓曰顔延年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理平和樂百樂陳兮百一作禮鳴鸞在御大路遵兮童曰詩遵大路兮世瀧道悖瀧莫江切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濆兮沛焉潛泳旋淪兮張曰淪淪水深廣貌淪於淪切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童曰阽猶危音盬又都念切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誡懼箴

韓曰或謂公爲懼二箴當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辭意亦貶謫後作也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後一作而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懲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

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韓曰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黃曰子厚師友箴曰吾欲從師取友而天下無可者必得仲尼叔牙而師友之退之師說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兩由退之之說則學者不敢恃已

之長有所資於人由子厚之說則學者輕人之能而終於自是韓柳優劣由此而判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童曰孟子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韓曰鮑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為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

人棄如土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匄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敵戒

黄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子厚敵戒其立意亦同孟子常竊思范文子之言而後知孟子柳子之說有為而發文子云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此晉厲公佟文子欲釋楚為外懼之言也當此則孟子之存敵國固以警戰國之君而子厚之為敵戒亦為德宗順宗設耳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韓曰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訑訑自得貌又淺意說文云欺也孟子訑訑之聲音顏色○訑音怡又湯何切

晉敗楚鄢音偃范文為患孫曰成十六年左氏晉師敗楚於鄢陵范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使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孫曰成十七年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韓曰襄二十三年左氏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美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

矧今之人曾不自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瘉童曰說文瘉病瘳也音庾又音臾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擬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見坡集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强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

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黃曰子厚三戒臨江之麋則為依勢以干非類者設永某氏之鼠則為竊時以肆暴者設二說之譏使強而貪者知所戒也黔驢之戒其猶在得失之域乎使中才庸人得是說以匿名過迹不犯非分或得為之然仕於王朝人以黔驢為戒不才者隱其不才而疑於有才不德者晦其不德而象於有德則列於庶位孰非吹竽之徒耶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童曰麋麑鹿子也音眉倪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

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啖音淡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韓曰慭慭恭敬也孫曰張斷怒貌魚僅切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

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虎檻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

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廪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童曰方吉捐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椸一曰衣架禮記男女不同椸架○椸音移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累倫追切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臰數月乃已臰尺救切與臭同嗚

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九